

110X
266
4

尚書卷第十

寶玲文庫

周書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說周公作君奭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又告之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

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

弗弔天降喪于

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

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

于休若天棐忱

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

所以國也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言殷紂其終墜

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

敢寧于上帝命數而言曰君已當是我之留

不敢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言君不長遠念

天之威而勤化於我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

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惟衆人

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天命

不易天難諶乃其隆命弗克經歷天命不易天難信無

德者乃其墜失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嗣前人恭明德在今

予小子且繼先王之業恭奉其明德正非

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我留非能者改正但

欲躡行先王光大之道施又曰天不可信我

道惟寧王德延無德去之是天不可信故我

天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言天不用令釋廢

我留佐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已

桀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尹摯佐湯功至本天

謂致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太甲繼湯時則

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在大戊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

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在祖乙時則有

若巫賢祖乙殷家亦祖其功特賢臣在武丁

時則有若甘盤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率惟兹有陳

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

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

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

大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設禮配天天惟大

家百姓豐實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甸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小

臣且憂得人矧咸奔走惟兹惟德稱用又厥

辟王猶秉德憂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故一惟此王事惟有德者舉用治其君事故一

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一人天子也君臣務

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化公曰君奭天壽

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言天壽有平安之君故安

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治有殷有殷嗣子紂不能
平至天滅亡加之威
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者滅亡以爲法戒

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
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

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
文王庶幾

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賢臣之助
為治有如此虢閎閎氏虢國叔字文王弟夭

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散泰南宮

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又曰無能

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有五賢臣猶曰

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

良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迪見

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

覆冒下民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

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後武王蹈有天祿虢叔先死故曰四人

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言此四人皆殺其敵

謂誅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使布冒

天下大盡舉行其德今在予小子且若游大

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

青

我新還政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

王同於未即位即政

收罔勗不及耆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今與汝留

牧教無自勉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

能格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

彊惟休亦大惟艱

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故

窮惟美亦大惟艱難

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

人迷

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汝公曰前

人數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前人文武布

度乃悉以命汝矣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

大命

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惟文王德丕

承無疆之恤

惟文王聖德為之子孫無

公曰

君告汝朕允之告汝以誠信我保奭其汝克敬以予

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

大不可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不戒

曰襄我二人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惟若此誥我

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

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言汝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

武則天美周家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其汝克敬德明我

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

將於此道大且是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

日休言我厚輔是文武之道而行我咸成文

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今我家

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公曰

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不我

順若此多誥而已欲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公曰嗚

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惟

所知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戒召公以慎終祗若茲

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孔氏傳

蔡叔既沒

以罪放而卒

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也

成王

卒命子罪不相及

作蔡仲之命

冊書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

字因以名篇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

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

王崩時

君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

郭鄰以車七乘

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

乘言少管蔡國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罪輕故退為衆

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為霍侯子孫為晉所滅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

以為卿士

蔡仲能用敬德稱其賢也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周公圻內諸

侯二卿治事

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

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

王若曰小

子胡

言小子明當受教訓胡仲名順其事而告之

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

言汝循祖之德改父之德行能慎其道數其賢

肆子命爾

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以汝率德改行之故故我命汝為諸

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當修已以敬哉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

忠惟孝汝當庶幾修德掩蓋前人之過爾乃

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汝乃行善

使可蹤述而法循之能勤無懈怠率乃祖文

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言當循文武

違命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

之懷天之於人無有親疎惟有德者則輔佐

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言人為善為惡各有百端未必正爾其戒哉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

窮汝其戒治亂之機哉作事云為必懋乃攸

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勉汝所立

四鄰之國以蕃昇王室以康濟小民率自中

無作聰明亂舊章汝為政當安小民之居成

無敢為小聰明作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

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汝視聽非禮義勿

其常度必斷之以義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哉無荒棄朕命

歎而勅之欲其念戒小子胡汝往之國哉無廢棄我命

其終身奉行後世遵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成王即政淮夷

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徒之以其數反覆

作成王政

為平淮夷徒奄

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已滅奄而徒其

君及人臣之惡者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

周公告召公作將

蒲姑

言將徙奄新立之君於蒲姑告召公使為此冊書告令之亡

多方第二十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歸自奄

伐奄歸

在宗周誥庶邦

誥以禍福

作多

方多方

衆方天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

宗周

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五月還至

周公告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周公以王命順

大道告四方稱周公以別王自告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

爾命爾罔不知

命謂誅討也言天下無不知

以取亡約暴虐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

降格于夏

大惟為王謀天之命不長敬念于祭祀謂夏桀惟天下至戒於夏以

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

有夏桀不畏天

謹告之

戒而大其逆豫不肯憂言汝民無憂民之言乃大淫昏不克終日

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為過昏之行乃爾攸

聞言桀之惡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桀其謀天之命不能開於民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子內亂桀乃大下罰於民重亂有

勤德因甲於二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言桀不能善奉於人衆無大亦

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桀洪舒於

有夏之民貪叨忿憤而逆命於是桀天惟時

日尊敬其能劓割夏邑者謂殘賊臣天惟時

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天惟是桀惡

以代之大下明美之刑殄有夏惟天不界純

命於成湯使王天下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

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

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

國故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桀之衆士乃相與惟

所為言虛非一大不能乃惟成湯克以爾多

開民以善言與桀合志乃惟成湯能用汝眾方之

方簡代夏作民主乃推成湯能用汝眾方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慎其施政於民乃勸善其人雖

刑亦用勸善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言自湯至于帝乙皆能成其王道畏

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

克用勸帝乙已上要察囚情絕戮眾罪亦能

能用勸善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今至于汝君謂紂不能用汝汝嗚呼王若曰誥

衆方享天之命故誅滅之汝嗚呼王若曰誥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數而順其事以告

棄桀桀縱惡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

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非天用弃有殷

汝眾方大為過惡者失謀天之命惡乃惟有

事盡有辭說布在天下故見誅滅乃惟有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更

桀也言桀謀其政不成于享故天下是喪亡

以禍之使天下有國聖入代之言有國明皇

天無親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後王紂逸豫

佑有德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其過逸言縱

恣無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紂謀其政不絜進于

善故天惟下是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為聖人言桀紂非實在狂愚以不念

善故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

念聽天以湯故五年須臾湯之子孫莫其改悔而紂大為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

言無可聽武王服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

開厥顧天天惟求汝眾方之賢者大動紂以威開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惟

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惟汝眾方

之中無堪顧天之道者惟我周克堪用德惟

典神天言周文武能堪用德惟可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天以我用德之故惟用教我用

美道代殷大與我殷之王今我曷敢多誥我

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我何敢多誥汝而已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

謂誅管蔡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汝何不尚奄之君

行寬裕之道於汝眾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

王享天之命夾近也汝何不近大見治於我周王以享天之命而為不安乎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民皆尚得畋汝故田汝何不順從王政廣天之

命而自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汝所蹈行懷疑乎

我周故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汝乃不大居安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

正汝未愛我周播棄天命是汝乃自為不常謀信于正道我惟時其教

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我惟汝如是不謀信于正道故其教

告之謂訊以文詰其戰要囚至于再至于三

再謂三監淮夷叛時三謂成王乃有不用我

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教告戰要囚汝已至再三汝其有

不用我命我乃大下誅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

汝君乃其大罰誅之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

寧乃惟爾自速辜非我有周執德不安寧自誅汝乃惟汝自召罪以取

誅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

而以道告汝衆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方與殷多士

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士今汝奔走來徒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大長事小大

眾正官之人汝無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
能用法故其皆用法

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小大多正自為不和汝有方多士當和之哉
汝親近室家不睦汝亦當和之哉汝邑中能

明是汝惟能爾尚不忘于凶德亦則以穆穆

在乃位汝庶幾不自忘入於凶德克閱于乃

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求力畋爾田汝能

閱具于汝邑而以汝所謀為大則汝乃用是
洛邑庶幾長力畋汝田矣言雖遷徒而以修

善得反天惟界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汝能修善天惟與汝憐汝我有周
惟其大大賜汝言受多福之祿迪簡在王

庭尚爾事有朕在大僚非但受憐賜又乃蹈
大道在王庭庶幾修

汝事有所服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

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王數而
言曰衆

士汝不能勸信我命汝亦則惟不能享
天祚矣凡民亦惟曰不享於汝祚矣爾乃

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

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若爾乃為逸豫頗
僻大棄王命則惟

汝衆方取天之威我則致行
天罰離遠汝土將遠徙之王曰我不惟多

誥我惟祗告爾命

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誥汝是惟汝

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立政

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

立政

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篇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

子王矣

順古道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已為王矣不可不慎

用咸

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官

綴衣掌衣服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

周公曰嗚呼休

茲知恤鮮哉

歎此五者立政之本知憂得其人者少

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古之人道惟有夏禹

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

迪知忱恂于

九德之行

禹之臣肅知識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大臣九德臯陶所謀者

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

乃收宅乃準茲惟后矣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

亦猶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孜孜
民九州之伯居内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
人則此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惟君矣

無義民謀所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
乃能居賢人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

居無義民大罪宥之四裔桀德惟乃弗作往
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為德惟乃不為其先
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

德之人故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桀
絕世無後

昏亂亦於成湯之道得升乃用三有宅克即
大賜上天之先命王天下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湯乃用三有居惡人之
法能使就其居言服罪

又曰能用剛柔正直三德嚴惟丕式克用三
之俊能就其俊事言明德

宅三俊言湯所以能嚴威惟可大法其在商
象者以能用三居三德之法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湯在
商邑

用三宅三俊之道和其邑其在四鳴呼其在
方用是大法見其聖德言遠近化

受德賢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
字帝乙

愛焉為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乃惟
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為威虐

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為過德
之人同于其政言

不任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賢

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

天無親佑有德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能知三有居惡人之心灼然見三

有賢俊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言文武知三

以敬事上帝立民正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政常任準虎賁綴衣

趣馬小尹雖小官長必慎擇其人三者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及百官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

長以道藝為表幹之臣及百官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

舉文武之初夷微廬丞三亳阪尹蠻夷微廬

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文王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文王罔攸燕于

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

文王無所兼知故毀譽眾

言及眾刑獄眾當所慎之事惟慎擇是訓用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才逸於任賢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是萬民順法用違法眾獄

眾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賢能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教

功不敢替厥義德

亦於武王猶惟文王撫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

奉遵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循惟

謀從文王寬容之德故君臣以並受此天大之基業傳之子孫嗚呼孺子王

矣歎維子今以為王矣不繼自今我其立政可不勤法祖考之德

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繼自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準人牧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順者則大乃使治

之言知臣下之勤勞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

慎時則勿有間之

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眾獄眾慎之事如是則勿

有以代之言不可復變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

彥以乂我受民

言政當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無擇言如此我則

終惟有成德之美嗚呼予且已受人之微言

咸告孺子王矣

美言皆以告推子王矣繼自

全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

之文子文孫文王之子孫從今以往惟自古

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

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言用古商湯亦

政立事用賢人之法能居之於國則罔有立

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商周賢

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儉利人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立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全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

王之子孫言維子以即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誥爾戎兵

司之收夫其重刑慎官人其克誥爾戎兵

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威懷方

行天下至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

者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六烈能侍

賓服所以見祖之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

惟克用常人其惟能用賢才為常人周公若

曰太史

順其事并告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

長我王國

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於我王

國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法有所慎行

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

尚書卷第十

經二千五百八十六字注四千七百二十五字

尚書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孔氏傳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

黜殷在周公東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

故神言之

還師在豐作周官

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周

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

即

撫萬國巡行天下侯服甸服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四面征討諸侯

之不直者所以安其兆民十億曰兆言多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

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還歸於豐督正治理職

司之百官之王曰若昔六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

危言當順古大道制治安國必于未亂未危之前思慮預防之曰唐虞稽

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道堯舜考古以建百官內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國之長上下

相維外內咸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官職有序故舉政惟

和萬國皆安所以為至治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

用治言不及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聖

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

夙夜不逮今我小子敬勤於德雖夙夜匪懈不能及古人言自有極仰惟

前代時若訓迪厥官言仰惟先代之法是順順蹈其所建官而則之

不敢自同堯舜之官準擬夏殷而蹈行之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師天子所師法傳相天子保保安

天子於德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官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

不必備惟其人三公之官不必備負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甲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

天地之教以輔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我一人之治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稱大宰主國政治統理百
司徒掌邦

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司徒主國教化布

民使小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

大協睦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長主國禮治天地神祇入鬼之事及國之
司

吉凶賓軍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
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
事掌國征伐統正

六軍平治王邦
司寇掌邦禁誥姦厲刑暴亂

四方國之亂者
司寇掌邦禁誥姦厲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治姦惡刑強暴作亂者
夏司馬討惡助長物秋司寇刑姦順時殺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

授之土能吐生百穀故曰土
六卿分職各率

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各率其屬官

之職以倡道九州牧伯為政大成
六年五服

非民之性命皆能其官則政治
六年五服

一朝
五服侯甸男采衛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

制度于四岳
周制十二年一巡守春東夏南

禮法于四岳之下
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

陟
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

陟
之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

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

惟反

有官君子令出已上數而成之世敬汝所司慎汝大夫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

之不惟反改若二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從政以公

平滅私情則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其爾典

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改爲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爲

師法無以利口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

面莅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亂其政人而不學其牆

面而立臨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由志業

廣由勤惟能果斷行事乃位不期驕祿不期

後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當不與後期恭儉

惟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惟以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爲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爲偽飾巧百端

於心勞苦而事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

畏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賢能相讓後又在官舉

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所舉能修

其官惟亦汝之功能舉非其人惟亦汝之不勝其任王曰嗚呼三事暨

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歎而勅之公卿已

之官治汝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成王既

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駟麗扶餘駟貊

成王以政而叛王伐而王俾榮伯作賄肅慎

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為卿大夫王使周公

在豐致政將沒欲葬成周已所管作示公薨

成王葬于畢不敢臣周公故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告柩以葬畢之義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孔氏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

命若陳分居正東郊作君陳作書君陳臣名

以名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言其有令

母行已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

兄弟能施命汝君茲東郊敬哉止此東郊監

有政令之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言周公帥安天下之民民歸其德今

而訓之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勉明周公之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

乃明德之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

孜無敢逸豫汝庶幾用是周公之道教殷民

攬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

由聖此言凡人有初無終未見聖道如不能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汝戒勿為凡人

而變猶草應風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謀其政無有不

發有所起出納之事常用汝衆言爾有嘉謀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

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義嗚呼臣人咸若

時惟良顯哉道是惟美之曰臣於人者皆順此

王曰若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

倚法以削汝為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

削之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寬不失制動不啟

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

惟厥中殷人有罪在刑法者我曰刑之汝勿

平理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

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狃于姦宄

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

罪雖小三犯不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

夫人有頑廉不喻汝當訓之無忿慈必有忍

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為人君長必有所含

包容德乃為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簡別

行修者亦別其有不修者善以勤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者善以勤能惡以沮否進厥良以率其或不

良進顯其賢良者以率勉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言人自然之性敦厚因所見所習之違上

所命從厥攸好人之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治

人能敬常在道德是乃無不惟予一人膺受

多福汝能升大道則惟我一人其爾之休終

有辭於永世非但我受多福而已其汝之美

不朽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孔氏傳

成王將崩命名公畢公二公為二伯中率諸

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之命顧命實命羣臣

惟四月其生魄王不懌成王崩年之四月始

疾故不懌懌懼甲子王乃洮頽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王大發大命臨群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故

出命凡以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

公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太保畢毛稱公則

三公矣此先後六卿次第冢宰第一召公

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

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冠第五衛侯為之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召芮彤畢師氏虎臣百

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虎臣百

尹御事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王曰嗚

呼疾大漸惟樂自數其疾大病日臻既彌留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甚已久留言

無瘳恐不得結信出言嗣續我志以此故我詳審教命汝昔君文王武王

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肆言昔先君文武布其

則勤勞命施陳教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定

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

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在文武後之侗維成

命言奉順繼守文武大教無敢昏亂逾越言戰慄畏懼今天降疾殆弗

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今天下疾我身甚危

汝當庶幾明是我言勿忽略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用奉我言敬安大子釗釗康王名大渡於艱難勤德政柔遠能邇安勸

小大庶邦言當和遠又能和近安思夫人自

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祿樂羣臣皆宜

思夫人夫

人自治正於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然茲

後足以率人設無以剗冒進于非危之事

既受命還命此羣臣已受顧出綴衣于庭越翼

日乙丑王崩綴衣幅帳羣臣既退徹出幄帳

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冢宰攝政

名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

釗于南門之外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延

入翼室恤宅宗明室路寢廷之使丁卯命作

冊度三日命史為冊書法越七日癸酉伯相

命士須材邦伯為相則召公於丁卯七日癸

用狄設黼宸綴衣狄下士宸屏風畫為斧文

生所為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挑

枝竹白黑雜繪綠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

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

之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

之序底翦華綴雜彩有文之東序西嚮敷重

豐席畫純彫玉仍几此豐莞彩色為畫彫刻鏤

西夾南嚮敷重筓席玄紛純漆仍几西廂夾

首弱竹玄紛黑絞此親屬越玉五重陳寶於

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赤刀大訓弘璧琬琰

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訓虞書典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為三重夷常也珠雍

王天下龍馬出河邊則其文以畫八卦之舞

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唐國所為舞者之衣皆

長八尺商周傳寶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為皆大

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王綴輅金

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

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內

左右塾前北面九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

國之事所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士

殯與在廟同故雀韋弁惠四人綦弁執戈上

刃夾兩階祀綦文鹿子皮弁亦士一人冕執

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

錢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錢屬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東西下之階上一人冕執執瞿皆執屬立于

銳立于側階銳牙屬也側階王麻冕黼裳由

賓階王及羣臣皆吉服用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太保

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執事各異裳彤纁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大圭尺

予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

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階太史持冊

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

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攝

言任重因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

循大變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

下用對揚聖祖文武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

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

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乃受同瑁王三

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

爵三祭酒三奠爵告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讚

太保受同降受王所饗同盥以異同秉璋以

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秉璋以酢祭半

酢圭曰璋臣所奉王已祭太保又祭報祭曰

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宗人小宗伯佐太宗

太保拜白已傳顧命故授宗太保受同祭嘏

人同拜王答拜尊所受命太保受同祭嘏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嘏至齒則宅授宗

王亦至齒王言饗太保言嘏互相備宅授宗

人同拜王答拜成王以事畢王答拜敬所白

太保降收知有司於此盡收徹諸侯出廟門

侯言諸侯則卿士已下亦可知殯

侯之所處故曰廟門皆待王後命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遂誥諸侯作康

王之誥既受顧命羣臣陳戒康王之誥求諸

見臣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立應門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

應門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皆布乘黃

朱諸侯皆陳四黃馬賓稱奉圭無幣曰一二

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無幣之辭

日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

其幣受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冢宰與司徒皆共群臣諸侯並曰敢敬告天

予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

我西土之民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本其所起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

人之美言施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張皇

及子孫無窮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眾

有之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成而告之

教命惟予一人劄報誥報其昔君文武丕平富

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則亦有能

明於天下言聖德俗

顯

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

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用端命于上帝皇天心之臣共安治王家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

道付與四方乃命建諸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

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

王而法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

在外士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用奉恤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比督諸侯

厥若無遺鞠予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

羞辱稚子康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王自謂也

趨出罷退諸侯王釋冕及喪服脫去黼冕反歸國朝臣就次

廬

尚書卷第十一 經一千九百二十字 注三千六百三十六字

尚書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尚書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尚書卷第十二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越三日壬申

王朝步自宗周

至于豐

公保釐東郊

命為冊書分居里成周郊

民之居里畏其善惡成作畢命畢命

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見命之

書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以成周之眾命畢

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公保釐東郊

孔氏傳

別分

言畢公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

於肱三日

使安

王

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

用克受啟命王順其事難告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

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惟周公左右先王綏

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懿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

邇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寧言殷民遷周已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

年曰紀父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

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

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行

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嘉績多于先

王子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

公成理言其上顯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

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

周公所為不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敢枉公往治

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

揚其善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

其不循教道之

常則殊其井居田外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

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

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

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

惟好異

政以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若異於先王君子所不好

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

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般民利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我聞曰世祿之

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

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邇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敵化奢麗萬

世同流

言敵俗相化卑服奢麗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茲般庶士席

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義于人

此般衆士居寵日久怙特奢侈

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

收放心閑之惟艱

言般衆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

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歷服以禮閑禦其心惟艱

資富能訓惟

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

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

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不剛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剛不柔寬猛相濟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

三后協心同底君陳弘周公之訓能和其中

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

四夷左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澤惠施乃

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

公其惟時成髮左衽之人無不皆特賴三君

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

子孫訓其成式惟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

鳴呼罔曰弗克惟既厥亦有無窮之名聞於後世

罔曰民寡惟慎厥事言之成法惟以治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

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在慎其政事無敢輕之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

作君牙

君牙

命以其名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

數稱其名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

見紀錄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惟予小子嗣

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父祖心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

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心懷

危懼虎尾畏噬春水畏陷危懼之甚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

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弘

敷五典式和民則

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

之教用和民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

言汝身能正則下無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

中夏暑雨小民惟日怨咨

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入惟日怨數

咨嗟言心

冬祁寒小民亦惟日怨咨

冬大寒亦天之

無中正也

常道民 猶怨嗟 厥惟難哉 思其艱以圖其易 民乃寧

天不可怨民 猶怨嗟 治民其惟難 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 民乃安 嗚呼丕顯

哉文王 謨敷文王所 丕承 哉武王 烈言武王業美大

可承 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

開助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欽 爾惟敬明 乃訓用奉 若于先

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 對揚文武之光 命追

配于前人言當答揚文武光明之命君 王若

曰君牙 乃惟由先正 舊典時式 民之治亂在

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則民治

廢之則 率乃祖考之攸行 昭乃辟之有言

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罔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穆王命伯罔為周太僕 正伯罔臣名也太僕長太御中大夫

作罔命 罔命以罔見 王若曰 伯罔 惟予弗克

于德 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罔言我

大君之位 怵惕 惟厲中夜 以興思 免厥愆言

人輕任重

悚懼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

大之臣咸懷忠良臣聰明視聽遠齊通無滯礙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御僕役從

正之以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小臣皆良僕役皆正以且夕承輔發號施令

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

善下民敬順其命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

前後有位之士臣其不及惟我一人無善實

位之士臣正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烈言特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今

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欲其教

無敢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無小

若為德更代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

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

質便辟足恭劓媚諂僕臣正厥后克正僕

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判其君乃能正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

所行善惡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

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儉利小了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

上以非先王之法非人其言惟貨其吉若非人其實吉良惟以貨

財配其吉良以求入於若時瘵厥官若用是

僕侍之臣汝當清審若時瘵厥官行貨之

人則病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子汝辜用行其官職

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王曰嗚呼欽哉

永弼乃后于彝憲數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

庶幾欲蹈行常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呂命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穆王訓夏贖刑呂侯以穆王命作書

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作呂刑呂刑後為甫侯更從輕以布告天下故或稱甫

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言呂侯見命為度作

言百年大期言百年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度作

刑以誥四方變時世所宜訓作贖刑王曰若

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順古有

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廷及於罔不寇賊

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

鴟義姦宄奪攘矯虐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身之義以相奪攘

矯稱上命若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

刑自謂得法蚩尤黃帝所滅三殺戮無辜爰

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始淫為劓剕桎

大為截人耳鼻桎陰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

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民興昏漸泯

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於泯

泯泯為亂焚焚同惡皆無中虐威庶戮方告

于信義以反背詛盟之約

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

腥三苗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

惟乃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

過絕苗民無世在下羣帝帝堯也哀矜衆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

者以威誅過絕滅苗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罔有降格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擾各得其

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羣后之逮在降地地祗不至於天明不相干

下明明棊常鰥寡無蓋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皆以明明大道輔

行常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

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乃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

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

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

君憂功於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各成其功惟所

禮教備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

民典禮斷之以法臯陶作士制百官穆穆在

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行敬

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故

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棊彝天下皆勤立

於用刑之中正循道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

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慈非絕敬忌罔

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賂不行

有擇言在身

堯時典獄皆能故其職忌其身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凡明於刑之中

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

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

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

汝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言當視是

之道而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

麗

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

罔擇言

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言苗民無

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為威

斷制五

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

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絜

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

王曰嗚

呼念之哉

念以伯夷為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

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皆王同姓有

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舉同姓包異

今爾

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今汝無不用

勤之故無有徒念戒而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

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

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

目謂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真寧惟永先戒以勞謙之德次教以惟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

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

土告爾祥刑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今爾安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

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

乎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

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

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按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

罪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

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

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其罪惟均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使之不

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無簡不聽具嚴天

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閱實其罪刻其額而涅之曰墨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

閱實其罪使與罰名相當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曰劓刑倍百為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

罪別足曰剕倍差謂倍之及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

鍰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

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死刑也五刑疑

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

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

相備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無聽

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

罪人之辭附以法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

理其當詳審能之以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

之輕服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重諸刑罰各有權宜

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

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名有倫理有要善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非佞折獄惟良

惡人極於病若莫敢犯者折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無不在其中察

辭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憐下

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其刑

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獄成而

其罰其審克之詳審能之無失中正獄成而

孚輸而孚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王曰

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

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多可戒懼以儆之朕敬于刑有德惟

刑我敬於刑當使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于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

之言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民之所以治

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無或私家于獄

之兩辭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獄貨非實惟

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當長畏懼惟

使不中不中則天罰之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天道罰不中令衆民無有善

亦罰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

中尚明聽之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

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哲人惟刑無疆之辭

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人惟用刑乃有惡

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

尚書卷第十二經一千九百六十字
注三千五百八十四字

尚書卷第十三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侯之命
克慎明德
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尚書卷第十三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

作文

侯之命

所以名篇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立而東遷洛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

錫命

文侯之命

平王命

王若曰父義和

順其功而

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

丕顯文武

克慎明德

大明乎文王武王之德

昭升于上敷

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更述文王所以王也

言文王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亦惟

惟以是故上天集厥其王命德流于孫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言君既聖明亦惟先

事其君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

所以然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位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歎而自痛傷也

言我小子而遭

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隕隕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即我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所以遇

禍即我

治事之臣無有耆宿壽考後德曰惟祖惟父

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

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

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

言特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重稱字親之不

能明汝顯祖唐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

孝于前文人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

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汝多修扞我于艱

自謂也繼先祖之志為孝

畧汝予嘉戰功曰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

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

王

善我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遣令

國其歸視汝衆安汝國內上下用賚爾秬鬯一卣黑黍曰秬釀以鬯草

不言圭璜可知自中罇也當形弓一彤矢百

盧弓一盧矢百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

德習射藏馬四匹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

示子孫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父往歸

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

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言簡核汝所任憂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魯侯伯禽宅曲阜始封之國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徐戎淮夷並起為寇作費誓魯侯征之

誓衆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

世法故錄以備王事費誓之地名公曰嗟

人無譁聽命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聽誓命靜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今徃征此淮

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系統
叙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善教

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
言當善簡汝甲楯

無敢不令至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攻堅世可用

無敢不善
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今磨礪鋒刃皆使無敢不功善

惟浮舍牯牛馬
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牛之杜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

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牛之牛馬牛馬之

傷汝則有殘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人畜之常刑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之敢棄越壘復
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

之我商賚汝
衆人其有得佚馬牛此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

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

有此無敢寇攘踰垣牆
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物有自來

者無敢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軍人盜取之

誘偷奴婢汝則有甲戌我惟征徐戎
誓後甲戌之日

我惟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皆當時

汝糗糧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魯人三郊三
逮及汝則有之軍與之死刑

遂時乃楨榦甲戌我惟築愬諸國之兵而但

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時具楨榦無

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魯人三郊三遂時乃

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郊遂多積芻茭

汝則亦有之軍興之大刑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秦穆公伐鄭遣三帥帥晉襄公帥師敗諸嶠

嶠晉要塞也以其不假還歸作秦誓晉舍三

秦穆公悔秦誓貪鄭取敗公曰嗟我士聽無

譁誓其群臣子誓告汝羣言之首衆言之古

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

稱古人言悔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惟難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言我心

改過自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惟古之謀

人則曰未就予忌惟為我哉古義之謀人謂忠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

我所欲反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惟指今事為我

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為為親而用雖則云然尚

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

此黃髮賢老則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

之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佗佗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佗佗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

至侮之惟截截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

之昧昧我思之惟察察便巧善為辯佞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

之以我昧昧思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東備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雖

無他技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人之有技若

已育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人之有技若已育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用此好技美聖之人安我子孫人之

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

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人是不能

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疾之人是不

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邦之杞隍曰由一人

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杞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

賢則危用賢則榮自誓改前過之意

尚書卷第十三

經七百四十五字
注一千六百八字



